

禪林僧寶傳目錄下

第二十一

慈明禪師

第二十二

黃龍南禪師

第二十三

黃龍寶覺心禪師

第二十四

仰山偉禪師

第二十五

東林照覺物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雲峯悅禪師



大瀉真如詰禪師

雲居祐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智禪師

第二十六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第二十七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達觀禪師

第二十八

法昌遇禪師

楊岐會禪師

白雲端禪師

第二十九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禾山普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第三十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續補

五祖演禪師

雲巖新禪師

南嶽石頭志庵主

附

臨濟宗旨

禪林僧寶傳目錄下畢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一 高僧人蘇默實于不四下

明白庵居沙門高惠洪撰

慈明禪師

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諱楚圓少為書生年
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

或云依金地寺

得度其母有

賢行使之游方公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
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
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襄
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
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

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昭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公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公曰楊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

公乃往見大年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公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真箇脫空公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公曰作家大年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復喝公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公曰是何言歟大年顧令別點茶曰元來是家裏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爲人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大年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公拍掌曰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公曰唐明聞僧問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

王城畔

或有或汝

水東流大年曰只如此語意如何公

曰水上掛燈毬大年曰與麼則辜負古人去公曰
內翰疑則別參大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公曰一
任踣跳大年乃又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
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曰
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
就謁柰何大年默然歸語公曰李公佛法中人聞
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
公黎明謁李公李公閱謁使童子問道得卽與上
座相見公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

白字當道種青松公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
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公
曰脚頭脚底李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
毛師子是否公曰什麼處得此消息李公喝之公
曰野狂鳴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旣辭去
問臨行一句公曰好將息李公曰何異諸方公曰
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專爲流
通李公又喝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諾諾自是
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
有一語寄唐明公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

不相當公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公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公曰重疊關山路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公作噓聲大年曰真師子兒公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公公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擲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公以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僧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公曰我徧參雲門尊宿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公依止又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

黃宗旦使請公出世說法守虛南原致公公不赴旋特謁候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任三年弃去省母以白金爲壽母詬曰汝定累我入泥犁中投諸地公色不作收之辭去謁神鼎諍禪師諍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竒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公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諍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諍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公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諍

回顧相矍鑠公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諍老忘所問
又失公所在公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
聞名遂去諍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
耶公自是名增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
爲士大夫所信敬諍見延稱公知見可興臨濟會
道吾席虛延白郡請以公主之法令整肅亾軀爲
法者集焉示衆曰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
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
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
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

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
無光汝輩向什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爲汝出氣乃
噓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
參拄杖橫也挑掛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
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
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後
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
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踴須彌
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
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

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
著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時真
點育者爲善侍者折難自金鑿還公呵曰解夏未
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真曰大事未
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
嶺上有月落波心公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
真不敢仰視曰願爲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
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
悟住南岳福嚴以大法授南禪師語在南傳僧問
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同時喝臨濟聞之陞座

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此意
如何公作偈曰啐啄之機箭柱鋒瞥然賓主當時
分宗師憫物明緇素北地黃河徹底渾又問趙州
勘婆子師意如何公亦作偈曰趙州勘破婆子葉
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明日
陞座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
午打三更遂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
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
失利移住興化康定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公曰海
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僕年來

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
公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
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道過瑯
琊覺禪師出迎大喜曰有衆之累不得躬造受曲
折而惠然辱而臨之天賜我也公爲逗留夜語及
并汾舊游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楊
州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不
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
粟遣人追不及云是舉道者頃在汾州時尚少舉
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公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

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下公爲作牧童歌其
畧曰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一切無物
任意游要收只把索頭撥小牛兒順毛捋恐上高
坡四蹄脫日已高休餵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
牽向闔中眠和泥看渠東西倒覺默得其遊戲三
昧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
圓相又作偈獻公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
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
取皮袋公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李公曰今日熱如
昨日隨聲便問公臨行一句作麼生公曰本來無

星礙隨處任方圓李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公
曰無佛處作佛李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
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圓問答嘉嘆久之公哭
之慟臨壙而別之有詔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
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
地曰當柰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公曰無憂爲
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
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跣趺而逝
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誌其
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公平生以事事無礙

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
置草鞋使來叅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
徒偈曰黑黑道道明明得得又冬日榜
僧堂作此字_{三二二二}几_{甲曲}其下注云若人識
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
放叅慈明聞而笑之云

贊曰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
之風乃可負垂天之翼三世如來之法印重任也
豈尋常之材可荷擔乎余觀慈明以英偉絕人之
姿行不纏凡聖之事談笑而起臨際於將仆叱咤

而歿黃龍之偷心視其施爲不見轍迹未三世而
歿爲繩墨諺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一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二

黃龍南禪師

黃龍南禪師

雲峯悅禪師

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齠深沉
有大人相不如葦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
定水院智鑿嘗隨鑿出道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
之而去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
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却倚寶時時响之公自是坐
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棲賢依諝禪師諝蒞衆進止
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

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卽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歿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歿語也歿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公挽之曰卽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默計之曰此行脚

大事也悅師翠巖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卽日辦裝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嶽寓止福嚴老宿號賢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旣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剥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

以聞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
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
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弃坐而
商畧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
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
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
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
聞鷓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
當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
矣卽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

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
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
罵公慙見左右卽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
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
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
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
譬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卽易之而心服其妙
密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
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辯逸群拊公背曰汝
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鑿

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是秋
北還獨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
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
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
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
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
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
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
多弃去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
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

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住黃蘗結庵於谿
上名曰積翠旣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
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蹶
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
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
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
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
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
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媼之嫗之春夏之
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

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
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訓者公無可否歛
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
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
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媿泐潭馬祖百丈大智
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罷
起跏趺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
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
十有八坐五十夏或云閱世六十有七夏大觀四年春
勅謚普覺

贊曰山谷論臨濟宗旨曰如漢高之收韓信附耳
語而封王卽卧内而奪印僞游雲夢而縛以力士
給賀陳豨而斬之鍾室蓋漢高無殺人劔韓信心
亦不灰宗師接人病多如此臨濟宗旨止要直下
分明鉗鎚付在嫡子親孫予觀黃龍以三關語鍛
盡聖凡蓋所謂嫡子親孫本色鉗鎚者也

雲峯悅禪師

禪師生徐氏名文悅南昌人也七歲剃髮於龍興
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徧游江淮常默
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

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時荊州金鑾有善筠州大愚有芝悅默欲先往造芝或不契則詣荊州至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欲裝包發去將發而雨雨止而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壘若喚作一莖壘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

爲衆乞飯去我忍飢不暇暇爲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卽請行及還自馮川芝移住西山翠巖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踈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推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弃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

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
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
觀雪竇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特榻示
禮異之聞南禪師任同安自三衢入鄱陽來歸謁
古塔主遂首衆僧於芝山南禪師遣使迎之又首
衆僧於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請任翠巖方至首座
出迓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悅
厲語曰汝甚處去來首座擬對悅掌之又擬申語
悅喝曰領衆歸去於是一衆畏仰示衆曰昔年曾
到今日復來非惟人事重榮抑亦林泉增氣且道

如何是不傷物義一句良久曰天高東南地傾西
北問僧曰汾州言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舉杖曰
此是拄杖子阿那箇是行脚事僧無對悅荷之曰
直入千峯萬峯去又問僧盤山言似地擎山不知
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如何僧無對
悅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從何得此消息耶住山
儉約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竊水悅遣兩力邏得
之田夫窘推甲墮水視之已死乙走白縣吏來驗
甲蓋詐也抵獄坐使之當著縫掖龍興一老僧以
醫出入府中夜聞往懇白府主曰如悅者佛法龍

象也豈宜使出叢林耶府主曰法如是柰何以度
牒付之悅得以夜馳依吉州禾山山中有忌之者
將不利於悅悅又造南嶽依承天勤禪師十年不
出戶道遂大顯著學者歸心焉乃出住法輪給春
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幘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見
荷擔者顰頰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悅與
潭州興化銑禪師友善銑住持久老於迎送悅屢
勸其弃之歸林下銑不果一日送客墮馬損臂以
書訴於悅悅以偈答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
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

銑笑曰負負無可言俄遷住雲峯嘉祐七年七月
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
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之北

贊曰黃檗大用如塗毒鼓嘗搥之而歿臨濟置之
二百年矣芝公又一搥之而歿雲峯予讀其語句
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滂灑方知至其
發積翠以見慈明發晦堂以見積翠至公法道則
有大愚陳睦州之韻嗚呼叢林方歎其不肯低手
故嗣之者無聞是何足以知悅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二

公計學以具教即資神堂以具靜學正必教直原
改青山台雲閣自珍器然神民為新大味至其
三百半矣之公又一賦之而為雲峯寺對其器四
贊曰黃梁大爪咬金毒姓嘗醉之而為西陽觀之
爾然野正會降谷千禹嶺之北
大更師然未開言禪處其大爾向不教成然而此
八日對雲峯來齋曰封封六十六半為齋
笑曰負負無何言辯觀封雲峯嘉神寺半七日

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三

黃龍寶覺心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黃龍寶覺心禪師曰

禪師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為書生
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
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
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
是弃之入叢林謁雲峯悅禪師留止三年難其孤
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公至黃檗四
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

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曰
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
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
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卽
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
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
自見自肯吾卽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
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
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
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已而往翠

巖真禪師真與語大竒之依止二年而真歿乃還
黃檗南公使分座令接納後來南公遷住黃龍公
往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
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
公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
宗百川中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
雅意禪學見楊傑次公而歎曰吾至江西恨未識
南公次公曰有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見
南也公立見公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
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

公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卽去香卓無情自任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公曰纔入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萬物爲已哉又嘗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自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歛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公入滅

公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爲舉其綱其言光明廣大如青天白日

之易識其略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
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
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
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
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
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
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
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
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

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
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
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
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
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
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
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
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
盡耶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

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附馬都尉
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
游廬山彭器資之守九江公見之器資從容問公
人臨命終時有旨決乎公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公
曰待器資歿卽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是和尙
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
亦不往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
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
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公人物黃龍南公
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公

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
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惟其善巧無方普
慈不問人未之見或慢謗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公
旣臘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
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
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塋於南公塔之東號雙
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傳

贊曰公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
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
空裴回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

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追
玩南公曰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此
老爲克家之子嗚呼隕此偉人世間眼滅惟此未
嘗不心折讀其陳迹尚若雨霽之夕望東南之月
皎然萬星之中忘其身在此唾霧間也

泐潭真淨文禪師

真淨和尚出於陝府閩鄉鄭氏鄭族世多名卿師
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失愛於母數困辱之
父老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
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

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
妙奪京洛講席自爲主客而發奧義者數矣經行
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師幡然自
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妙
然非活者於是弃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所至辨
論傾其坐人指目以爲飽參治平二年夏坐於大
瀉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
波無透路豁然大悟時南禪師在積翠師造焉南
公問從什麼處來對曰瀉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
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遊

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繫是
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
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駭異之于時洪英首
座機鋒不可觸與師齊名英邵武人衆中號英邵
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寓止翠巖順禪師順曰子種
性邁往而契悟廣大臨濟欲仆子力能支之厚自
愛南公任黃龍師復往焉南公曰適令侍者捲簾
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
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
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厲曰關

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
夢見南公大笑自是門下號偉異博大者見之訾
縮南公入城南游衡嶽還首衆僧於仰山熙寧五
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候之師復謁有契逸出
屏間師方趨逆之少避乃進錢公嘲曰禪者固能
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
龍錢公嘆曰人不可虛有名住洞山聖壽兩刹十
有二年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舒王食宮使祿
居定林聞師至倒屣出迎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
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

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
藏遊戲三昧于爲賓主非于時處又問經曰一切
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如
何對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
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
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
智圭峯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
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舒王以師道行聞神
考詔賜號真淨未幾厭煩闍還高安庵於九峯之
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移住歸宗又

二年張丞相時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帥南昌過
廬山見師康強盡禮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
庵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
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
夜沐浴更衣跣趺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
四大相離別火風旣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皆宗
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
燄白光上騰煙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
之分建塔於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贊曰雲庵以天縱之姿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

宗旨於黃龍而已其沮壞義學剖發幽翳以樂說
之辨洗光佛日使舒王敬誠心服至獻名于天子
施第爲寶坊道顯著矣然猶掉頭不顧甘自放於
萬壑千巖之間究觀施設其心不肯後瀟山曹谿
蓋一代宗師之典刑後來衲子之模楷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四

仰山偉禪師

東林照覺物禪師

仰山偉禪師

禪師名行偉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語頽然地
坐終日伏犀插額眉目踈秀人皆異之年十九游
京師聞寶相寺大乘師方益有鑒裁謁之益曰君
風神不凡然非凌煙麒麟所宜置正當袒肩荷擔
如來乃稱耳偉欣然曰此吾心也願執役掃除益
以講學聚徒偉甘勤力挽車運粟破薪佐炊無所
不爲者十三年乃剃落受具辭益經行諸方益令

入洛遂受賢首教於太三藏成名繼其席常千人
講無定居南游門弟子有願隨者偉不却至淮上
所至禪林盛藉藉聞宗師名心怪之館淮山古寺
見昔同學法亮黥衲勃率高其衣裙布纏兩脛驚
曰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觀太息亮笑叙寒溫而
已偉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
我歿後爲汝敷說偉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
方熾卽趨去偉請其屬曰亮聞見淹博知法解義
倍我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詣黃檗謁南
禪師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歛目良久乃語偉

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
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閑閉目汝雖無
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偉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
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偉嘗侍座聽
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
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來
親覲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
未有訓者韋曰若言見爭柰驢若言不見今禮覲
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
稱善偉亦以爲然南公獨曰瀉仰宗枝不到今者

病在此耳偉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
庵嵩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
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
羅尼南公顧香鑪僧卽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
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偉
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
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偉方有省偉律身甚嚴燕
坐忘夜旦占一室謝絕交游有過偉者虛已座以
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大絕物
非和光同塵之義面誠之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

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時是雜
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行偉根性日劫
相倍者寧暇囿世情事清談諛悅人增我相乎南
公賢之熙寧二年南公役于黃龍江西使者檄宜
春厚禮致以居仰山未朞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
參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謂之後身通智性剛
蒞事有法度俾某人職某事莫敢違者當遣化十
二輩偉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
茶輒失一人偉問爲誰曰隨州永泰偉方經營中
首座曰泰游山去請以他僧備負偉然之俄有告

者曰泰寔在首座匿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寔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爲乃甘自破壞乎首座屏息受罰俱求泰者出院諸方伏其公泰後嗣其法住黃檗山首座住瀉山嗣黃龍偉夏夜坐深林袒以食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柰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床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

得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塔于寺之東閱世六十三坐三十二夏

贊曰法句經言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觀偉施爲宜若起心者何哉永嘉曰晝夜精勤恐緣差故不惜身命以知恩故偉方畏緣差負法道之恩引雲門趙州以自較渠恤是真是妄哉非志烈秋霜何以若此耶

東林照覺物禪師

禪師名常惣生劔州尤谿施氏母夢男子頽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

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惣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地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劔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神觀秀異鸞翔虎視威掩萬僧偉如也初至吉州禾山依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厚禮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風辭材至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寺火南公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而遷黃檗積翠自積翠而遷黃龍惣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公佳其勤勞稱於衆惣自負密受大法旨決志將大掖臨齊之宗名聲益遠叢林爭追崇之南公歿哭之不成聲

戀戀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榮公修撰請住泐潭其徒相語曰馬祖再來也道俗爭願見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心公寶覺舉惣自代惣知宵遁去千餘里王公檄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有識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惣之名遂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惣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者適自涸矣遠公所

之泉在方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梨號
丈之西也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
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
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惣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
下衆盈七百惣嘗燕坐私相告曰方丈夜有白光
天香郁然其得衆心如此山門遣化多邊徼瘴霧
處有歿於其所者惣必泣設位祭奠盡禮薦拔以
故人人感動羅漢系南禪師祐公之子有禪學未
爲叢林所信至東林惣大鍾橫撞萬指出迎於清
谿之上於是諸方傳之號小南其成就後學又如
此惣住持十二年厦屋崇成金碧照煙雲如夜摩

觀史之宮從天而墜天下學者從風而靡叢席之
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
浴罷安坐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於鴈門塔
之東閱世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贊曰予嘗游東林覽觀太息念其荆御之功叢林
之盛非願力大士莫能爲之也東坡詞曰堂堂惣
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是事且止聊觀
其一戲蓋將談笑不起于座而化廬山之下爲梵
釋龍天之宮渠不信夫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四

禪師名慕喆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
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
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以精嚴律身翠巖
真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
真點育所至犯眾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
雖群居不敢失禮真住兩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大滬真如喆禪師 雲居祐禪師

隆慶閑禪師 雲蓋智禪師

大滬真如喆禪師

禪師名慕喆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

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

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以精嚴律身翠巖

真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

真點育所至犯眾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

雖群居不敢失禮真住兩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

來學者且今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止黃檗遂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爲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會嶽麓法席虛盡禮迎以爲出世累日而後就俄遷住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至老不浴者

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以畏煩鬧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馱僧馱佛祖也安有名爲傳法而馱佛祖乎汝安得不祥之言哉喆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飾貴賤一日問學者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日無疾說偈與衆別良久

遂化闍維得舍利大如豆光潔明徹目睛齒爪皆
不壞門弟子分塔瀉山京師兩處
贊曰真如平生以身爲舌說比丘事及其霜露果
熟則衆聖推出予觀其潛行密用於山間樹下至
於歿生之際竒瑞之驗乃在天子之都其亦乘願
力而至者耶

雲居祐禪師

禪師名元祐王氏信州上饒人也年十三師事博
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
黃檗卽往依之十餘年智辯自將氣出流輩衆以

是悅之少然祐不恤也南公歿去游湘中廬於衡
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
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祐欣然
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
西祐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
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弃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
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
弃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峙請住玉澗寺徐
王闡其名奏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
鬢先華無補空門媿出家願乞封廻禮部牒免辜

盧老衲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爲攜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歿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歿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于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時秋暑方熾而顏如生闍

維得五色舍利有光吞飲映奪久乃滅山林忽皆華白閱世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祐清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呵諸方雅自稱王祐上座云

贊曰余少時游廬山謁公於玉澗道林堂是時公方病起扶杖出依繩牀瘦骨盡露神觀超詣如世所畫須菩提所示數語皆可誦嗚呼今無復見此老矣其所施爲補叢林甚多特載其一二矯蔽彰著者以激後學云

禪師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事建州昇山沙門德圓十七得度二十遠游性純至無所嗜好唯道是究貌豐碩寡言語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卽之者一舉手而去以父事南禪師南公鍾愛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閑閑橫機無所讓順訴于南公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其可哉閑嘗問南公文首座卽雲庵也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爾來

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南公嘗以事至雙嶺閑自翠巖來上謁南公問什麼處來對曰百丈來又問幾時離對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三十棒對曰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對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對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又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對曰早晨喫白粥至今又覺飢又問我手何似佛手對曰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對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南公嗟咨而視曰汝剝除鬚髮當爲何事耶對曰只要無

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閑曰是何言歟曰劔利衲子閑曰也不消得南公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對曰他有什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閑曰作什麼曰他展兩手閑曰甚處學得這虛頭來南公大笑閑却展兩手南公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對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提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對曰兩重公案南公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閑欲往對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見之

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對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閑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對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對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閑曰和尚又作麼生南公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對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卽趨去明日侍立乃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閑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對曰慶閑卽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閑撫掌云

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公大笑云一等是精靈
南公在時學者已爭歸之及歿廬陵太守張公鑒
請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
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弃龍泉也舟載而
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
告衆將入滅說偈乃入浴浴出裸坐方以巾搭膝
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而復出太
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閣維薪
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
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

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道俗
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
數斛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有六夏初蘓轍子由
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疴夢有呵者曰閑師事
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甚雋偉而
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
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贊曰潛庵爲予言閑爲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
其坐而假寐夢語袞袞而領略識之皆古衲機緣
初以爲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欵誠於

道精一如此唐道氲譏明皇曩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

雲蓋智禪師

禪師名守智生於劔州龍津陳氏幼依劔浦林重院沙門某爲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於建州開元寺初出嶺至豫章謁大寧寬禪師時法昌遇公方韜藏西山智聞其飽叅詣之至雙嶺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滿庭山雪未消智見一室邃僻試揭簾聞叱詬曰誰故出我煙蓋遇方附濕薪火藉煙爲

暖耳智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來對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智不敢犯其詞知其爲遇也乃敷坐具願親炙之遇使往謁真點育久之無大省發然勤苦不費剪爪之功及謁南禪師於積翠依止五年又見英邵武於同安南公歿南游首衆僧於石霜謝師直聞其名以書抵智曰果游嶽道由長沙幸屈臨庶欸晤師當恕其方以官守不當罪其坐致也智過師直師直問曰龐居士問馬大師無絃琴因緣記得否智曰記得師直曰龐公曰弄巧

成拙是賓家是主家智笑指師直曰弄巧成拙師直喜之出世住道吾俄遷住雲蓋十年疾禪林便軟暖道心澹薄來叅者掉頭不納元祐六年退居西堂閉戶三十年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容入室則堂室爲滿智爲人耐枯淡日猶荷鋤理蔬圃至老不衰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帥周穉仁熟遣長沙今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今佐固邀曰太守以職事不得入山遣屬吏來迎意勤乃不往貽山門之咎智登輿而至入開福齋罷鳴鼓智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智心知墮其計不得辭乃受之明年

三月七日

或云七月七日

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似馬杓

出世後口如驢背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闍維得五色舍利經旬細民撥灰燼中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詳聞黃檗翠巖故時事曰南公住黃龍天下有志學道者皆集南公視之猶不憚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不多然皆堂堂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雲蓋今又老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

之遂併記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五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六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圓通訥禪師

禪師名居訥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
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去依漢州什邡竹林
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講
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
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
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弃徒隱西山如鑒公

而鑿焚䟽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

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游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在居訥之右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嘗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刹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旣老休居於寶積巖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

十有五夏歐陽文忠公貶異立教者獨尊敬訥與賢良蘇洵明允游相好云

贊曰法道陵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嘗得預下士之禮津津喜見眉目訥却萬乘之詔而以弟子行其尊法有體超越兩遠觀其標致可諷後學至於臨衆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淨因臻禪師

禪師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歲去上生院持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僧闕

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卽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禪師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云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填門而臻一目之慈聖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詔設

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卽相國爲慧林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三僧來就學臻隨根開悟神宗上僊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臻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嘗語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祥純

至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纒掩脛不多爲叢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初說法於慶壽宮僧問慈聖僊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

贊曰余至京師尚及見之時年已八十褊首婆娑面有孺子之色取次伽梨曳履送客可畫也黃魯直題其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

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法雲圓通秀禪師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夢有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亾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

圭峯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一本云有無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鐵佛之矧謁懷禪師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易之懷收涕

開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秀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公移池入吳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飢寒秀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棲賢有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橋莊旣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寺十餘年雲蓋顯禪師嗣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埃稻入園乃還秀心竒之稱於衆後住棲賢二十年秀實使

之也蔣山元禪師歿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至山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爲慢已遂不合弃去住真州長蘆衆下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

叢林號秀爲鐵面

秀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

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

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
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不以
介意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
候脈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歿耳求治
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揮
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闕世六十
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
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
爲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繇是絕筆秀勸
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

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
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媿
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駙馬都尉王誥晉
卿候秀秀方饌客晉卿爲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
秀來未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卽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化去已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
風餘烈尚可想見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噉
人平生以罵爲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延恩安禪師

禪師名法安生許氏臨川人也幼事承天沙門慕

開年二十以通經得度游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
依天衣懷禪師衆推其知見又徧歷諸家耆宿指
目爲飽參來歸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
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弃去下
江漢航二浙上天台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
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翩然無侶倚杖
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以父子傳噐
貧不能守易以爲十方草屋數楹敗床不簣安安
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
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

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安與法雲秀公昆弟
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而說法如雲雨其威
光可以爲弟兄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安云
云安讀之一笑而已問其故曰吾始見秀有英氣
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
者曠視久之曰何哉安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
秀旣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
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安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
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
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閱世六十有一坐四

十有一夏

贊曰懷禪師五坐道場皆衰陋處而能使之成寶坊安真能世其家者也安笑秀公架大屋養閑漢為癡正當以漫晉卿墨戲併按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六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七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達觀穎禪師

明教嵩禪師

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鍾津李氏七歲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有異女子媿精嚴而住山時年百餘歲面如處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戛銅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沅

湘陟衡嶽謁神鼎譚禪師譚與語竒之然無所契
悟游袁筠間受記別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
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
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
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遵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輦
隅李太伯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
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未
幾復游衡嶽罷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
志蓋憫道法陵遲博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
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之下至于達摩多羅爲二

十八祖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
游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覽
之嘉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紫方袍
號明教嵩再表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
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於
是律學者憎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
古今左證甚明幾數萬言禪者增氣而天下公議
翕然歸之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
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
中夜而化闍維歛六根之不壞者三項骨出舍利

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常所持數珠亦不壞道俗合
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閱世六十有六坐
五十有三夏有文集總百餘卷六十萬言其甥法
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錢塘佛日禪院應密
學蔡公襄所請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
人常瞋蓋嵩以瞋爲佛事云

贊曰是身聚沫耳特苦業所持寔本一念首楞嚴
曰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
所使然但名爲融通妄想念常清淨正信堅固則名
善根功德之力嵩生而多聞好辨而常瞋歿而火

之目舌耳毫爲不壞非正信堅固功德力乎余嘗
論人之精誠不可見及其化也多雨舍利譬如太
平無象而烝枯朽爲菌芝蒿其尤著聞者聰公可
謂有子矣

蔣山元禪師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之
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重遲閑靖寡言
視之如鄙樸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
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
禪師助春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嶽又與俱

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
禪師心歿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
山中與元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
之元曰公般若有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
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
深以剛大氣遭世深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
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
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
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
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

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
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
外無別語卽歛目如入定客卽去嘗饌僧俄報火
厨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蟻窘蜂鬧而元啜
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
入寺手刃一僧卽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
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堂
危坐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
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慎
許可見元卽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

平甫固請爲說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元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間法乎元豐之初王罷政府舟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填山谷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

東偏從官賓客滿坐王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王笑之王結屋定林往來山中又十年稍覺煩動卽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贈之其略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爲實錄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贊曰舒王嘗手題其像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

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予讀此詞
知其為本色住山人也

金山達觀穎禪師

禪師名曇穎生錢塘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
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
八九游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
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
意明何事明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
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惘然弃去至石門
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

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與麼穎
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墜子又問如何是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叢下睡猫兒穎愈
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
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
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般柴般人如何會
穎不能對聰因植杖石坐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
畫可做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
執故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
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

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汝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穎曰是藥語聰呵曰汝乃以病爲藥又可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寔未論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事而已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穎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卽日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

公問曰人歿識歸何所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公擬議穎堪其曾曰祇在這裏思量箇什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游初住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

隱靜明州雪竇又移住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舩將及岸穎欣然遣搥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穎英氣壓諸方薦福懷禪師誦十玄談至祖意穎曰當曰十聖未明此旨特以聲律不協故耳三賢十聖

序不如是懷曰宗門無許事穎熟視以手畫按作十字曰汝識此字乎汝以謂甌箏耳懷無能言穎拂衣去曰我要與汝鬪歿生吾不敵汝也贊曰東坡曰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似至於二乘禪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臨歿生禍福之際不容偽矣吾視穎之謝世無以異人適城市之易然真大丈夫也哉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八

法昌遇禪師

楊岐會禪師

白雲端禪師

法昌遇禪師

禪師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為人奇逸有大志自
剃髮受具即杖策游方名著叢林浮山遠禪師嘗
指以謂人曰後學行脚樣子也辭遠謁南嶽芭蕉
庵主谷泉三至三遭逐猶謁之泉堪之曰我此間
虎狼縱橫屎床鬼子三回五度來覓底物遇曰人
言庵主見汾州泉乃解衣斗擻曰汝謂我見汾州

有多少奇特遇卽禮拜問曰審如庵主語客來將何祇待泉曰雲門胡餅趙州茶遇曰謝供養泉曰我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麼遇乃去至北禪賢禪師問曰近離什麼處遇曰福嚴曰思大鼻孔長多少遇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麼遇曰令北禪莫亂統賢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過和尚乃罷遇因倒心師事之時慈明禪師住興化過賢公室遇侍立看其談笑

賢曰汾陽師子可殺威獰慈明曰不見道來者咬殺賢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慈明舉拂子曰這箇因甚到今日賢未及對遇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賢呵曰汝具什麼眼目乃敢余遇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慈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以問遇曰誰像遇曰龍牙慈明曰既是龍牙像何乃在北禪遇曰一彩兩賽慈明曰像在此龍牙在什麼處遇擬對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兒見小利慈明呵逐之賢公除夕謂門弟子曰今夕無可分歲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團

鑪向楫拙火唱村田樂何也免更倚他門戶旁它
牆乃下座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賢反顧問
所以對曰和尚殺牛未納皮角耳賢笑擲暖帽與
之僧就拾得跪進曰天寒還和尚帽子賢問遇曰
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後還江南再
游廬山寓止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衆曰此
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遇問曰如何是
此事曰薦取遇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什麼
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遇曰豈無方便曰胡
人飲乳反恠良醫遇曰暴虎馮河徒誇好手拍一
拍歸衆後游西山瞻雙嶺深邃栖息三年與英邵
武勝上座游應法昌請決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
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曰這箇且
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臯孔遇曰臨崖看
澗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聖
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
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
劃宗門且止這箇事作麼生遇欲掌之英約住曰
這漳州子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
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安樂之火種刀

耕納子時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
鑪日輒以一力搗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
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
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槌未免燈籠
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
能一念回心卽脫二乘羈鎖大寧寬禪師至遇畫
地作此(廿)相便曳鑊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
公按如何寬畫此(牛)相卽抹撒之遇曰寬禪頭名
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
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鰕蟹依前努眼睛南禪

師至遇方植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
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遇曰但見猿啼鶴宿聳
漢侵雲南公指石曰這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
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
此來南公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
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鷲峯峯下重相見鼻孔
元來惣一般又畫此(○)相示之遇和曰葫蘆棚上
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
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公曰鐵牛對對
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

乘月過前谿又盡此○相示之遇曰玉麟帶月離
霄漢金鳳銜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
手御街游又盡此○答之時南公道被天下叢林
宗之而遇與之酬唱如交友一時豪俊多歸之寶
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
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
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語寶覺曰也大竒特遇曰汝
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對曰祖師終不妄語
遇曰意作麼生對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
動遇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遇以拂

子搖之對曰也是爲蛇盡足遇曰亂統作麼對曰
須是和尚始得徐德占布衣時未爲人知遇特先
識之山中往來爲法喜之游及其將化前一日作
偈別德占德占時方丁太夫人憂居家偈曰今年
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德
占大驚呼靈源叟俱馳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務什
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三十年以護惜常住
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手中杖
子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德占靈源屏息無答者
擲於地投牀枕臂而化

贊曰子觀法昌契悟穩實宗趣淹博荷擔雲門氣
無叢林其應機施設鋒不可犯殆亦明招獨眼龍
之流亞歟然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搥鼓爲
十八泥像說禪雖不及真單徒之有衆亦差勝生
法師之聚石味其平生未嘗不失牀頓足想見標
致也

揚岐會禪師

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
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
最坐不職當罰宵遁去游筠州九峯或云潭州恍然

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
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
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
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
楮衾入典金穀時時眷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
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闕其
出未遠卽搥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暮
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
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
猶參者此其原也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峯萍

實道俗詣山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
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
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
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
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當衆勘驗
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
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
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
語會托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
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

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
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爰
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
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
坤震裂山岳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
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
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
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
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
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

曰觀音曰觀音脚根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叅頭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白雲端禪師

禪師名守端生衡州葛氏或云周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公剃髮年二十餘叅顯禪師或顯歿會公嗣居焉一見端竒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其過谿

有省作偈甚竒能記之否端卽誦曰我有神珠一

顆日夜被塵羈鎖

或云常被塵勞羈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

青山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且會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端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是大悟於言下辭去徧游廬山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聲爆耀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

振未幾訥公馱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
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
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
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且道情作麼生
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
江夏於五祖之閑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
籠中鳥不忌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
文請以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
夫賢之遷居白雲海會陞座顧視曰鼓聲未擊已
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

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
上帶出來底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
全有麼乃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
著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爲什麼鼻孔不正爲
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發心今日勸諸人發
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峻拔如此僧請問
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端作偈示之
曰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糰喫放肚裏了當下便
不饑又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
藏身端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感

慨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耐幞頭何
贊曰楊岐天縱神悟善入遊戲三昧喜勘驗衲子
有古尊宿之遺風慶曆以來號稱宗師而白雲妙
年俊辨膽氣精銳克肖前懿至於應世則唾涕名
位說法則蕩除知見乃又逸格如大瀉之有寂子
玄沙之有琛公臨濟法道未甚寂寥也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八

禪林僧寶傳第二十九

大通本禪師

禾山普禪師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
仲舒村大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為潁人初母無
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俄娠
及生本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
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亾哀毀過禮無仕官意辟
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

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藉名顯聖地藏院誠
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宅
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習毗尼
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
南旣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
乎時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
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
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
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
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

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九江游淮山徧禮
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
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傳
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
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
天或云西天時號大小本神考或作哲宗聞其名有詔住上
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立
孤峻儼臨清衆或云千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
精麤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
施捨日填門厦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
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
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予善爲予言其
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
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
之非性寔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塞饌以魚葷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
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
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
塔全身於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雪竇爲四世嫡孫平居作
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
旋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
兜率天味其爲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
不置之諸天尚何之哉

報本元禪師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凝然群兒劇
於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兒材地如此寧
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聞之卽前拜辭依城南
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落受具游方至京師

嚴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
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它求唯求佛法圓明
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
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
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游
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治
平三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
慕而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
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
處乎久而頓釋其疑卽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

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
識未發謂來僧曰汝亟還令元自來僧反命元輟
住持事策杖而來次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
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
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雪川寇劫舟舟
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
不可枉用寇因背去元祐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
益盛躬自持鉢至湖湖人曰師到處爲家何苦獨
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棹杖譁入
湖曰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灰而

已元怡然不恡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
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住報本禪院六年十
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
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
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瓘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
脇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者唯元
克肖之遺言葬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辯
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
道契太師楚國公公爲請于朝詔謚證悟禪師塔
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禾山普禪師

禪師名德普繇州蒲氏子少尚氣節博觀有卓識
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
竒之携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曰此
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
事衆爲務是爲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
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峯
疏義多臆說摘其失處誠學者不可信老師皆歎
之曰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
之論汝今是矣普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

圭峯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其
微矣此其地也時惟勝禪師還自江西呂大防微
仲由龍圖閣直學士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
謁或室普衣禪者衣竊聽其議終日一不能曉歸卧
看屋梁曰勝昔嘗業講有聲呂公世所謂賢者相
與訕酢敬信如此而吾乃不信可乎然所疑未解
坐寡聞也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忘其
名衲見丫山情庵主普聞其飽叅問之曰經論何
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曰以其是識情義
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

藉之以爲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

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

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

一本云故明祖

師西來之意也

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

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曰旣信矣則尚何區區

遠來乎對曰吾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曰

是則未信非能信也普曰其病安在衲曰積翠南

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見則當使汝疾有瘳

矣普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

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

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者如何南公曰上人
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
便發南公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
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普趨出大驚
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
劉公沆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
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
歿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歿汝曹當先祭
乃今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
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

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
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
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
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贊曰初雲庵自九峯至廬山諸方禪者畢集門下
雜遝多英俊而雲庵嘗歛眉曰法道乃今而後未
可知也有問其意曰先師在黃檗衆不滿百而明
眼輩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然纔一兩人耳予時年
少心非其論觀元普兩禪師皆南公晚子也而其
行已卓絕且如此則雲庵之言如百衲披天寒歲

晚乃見效哉

雲居佛印元禪師

禪師名了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略通大義去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歿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足戒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暹大稱賞以爲真英靈衲子也時年十九已而又謁圓通禪師訥驚其翰墨曰骨

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而西訥以元嗣璉之職江州承天法席虛訥又以元當選郡將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說法爲開先之嗣時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丹陽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雲居四十年之間德化緇白名聞幼稚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蘇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誦醉妙句與煙雲爭麗及其在金山則東坡得釋還吳中大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

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或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東坡嘗訪弟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洞山真淨文禪師聖壽聰禪師連牀夜語三鼓矣真淨忽驚覺曰偶夢吾等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耶子由撼聰曰吾方夢見戒禪師於是起品坐笑曰夢乃有同者乎俄報東坡已至奉新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問戒公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西

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後與真淨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或云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裙贈之而東坡酬以玉帶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又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尤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元所居方丈特高名妙高臺東坡又作詩曰我欲乘飛車東訪

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
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
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牕几巉巖玉爲
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
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灰太子
少保張公方平安道爲滁州日游瑯琊山藏院呼
梯梯梁得木匣發之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
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號
二生經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東坡曰此經在它
人猶爲希世之瑞况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

之福元請東坡代書之鏤板金山時士大夫師歐
陽文忠公爲古文公佐韓子詆我以原性性者與
生俱生之論爲銓量元故以是勸之又嘗謂衆曰
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
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
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帑爲衣隨所聞卽書之後
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
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
諷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
者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

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牀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以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狗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爲知大體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帥西塞濫殺罰留神空宗祈妙語以藻雪之而元適至子淳請說法於止藍元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

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衆譁曰善子淳亦悠然竟消靈源清禪師在衆時廁雲居法席痛自韜晦而聲名自然在人口元陞座舉以爲堂中第一座叢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鐵面詰真如百丈肅仰山簡皆元所賞識也李公麟伯時爲元寫照元曰必爲我作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喚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

贊之非苟然也閱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
骨面而秀清臨事無凝滯過眼水流雲散其爲人
服義疾惡初舉感鐵面嗣承天感曰使典粥飯供
十方僧可也如欲繼嗣則慈感已有師元竒之又
舉宣長老住甘露宣後賣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
未有宗旨乞改正宣竟以是遭逐楊次公曰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元不卹元嘗游京師謁曹
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賜磨衲號佛印東坡滑稽
於翰墨戲爲之贊世喜傳故併記之
贊曰佛印種性從橫慧辨敏速如新生駒不受控

勒蓋其材足以御侮觀其臨事護法之心深矣

禪林僧寶傳第三十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寶峯英禪師

禪師名洪英出于陳氏邵武人也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爲書生英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卽行訪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雲居眷岩壑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真智慧無躰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

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智
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
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
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卽日造黃檗謁
南禪師於積翠夜語達旦南公加敬而已時座下
龍象雜遝而英議論嘗傾四座聲名藉甚嘗游西
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
時節真合孔子英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
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英笑曰楚人以山鷄爲

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
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
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
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
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
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身發露似此見解未出
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峯被人問深山裏
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
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剎說衆生說三

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
耶要得脫躰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
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憂
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雙嶺
順禪師問庵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
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英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
嘗醋三赤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荅話得腰視
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順公屈服以謂名下無虛
士有同叅在石門分座接納英作偈寄之曰萬鍛
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

一任傍人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僧於廬山圓通
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公下世冬十月英
開法於石門又明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
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
維那鳴鐘衆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
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
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贊曰英厭紛爭之衆而趨死又誠以骨石藏普通
塔其以死生爲兒戲乎晉魏舒喪其室一慟而止
曰吾不及莊周遠甚桓温殷浩兒時戲温弃鞭而

浩取之温後喜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戲
劇之間自驗其材如此英嘆領衆不肅而魏黃龍
自鞭不赦可以爲法哉

保寧璣禪師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收育之
年十六視瞻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捧見之異焉曰
若從我游乎璣仰視欣然爲負杖笠去歸俄試所
習得度游東吳依天衣懷懷歿師事黃檗南禪師
密受記剝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
地爲良田蒔松杉爲美榦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

稱以爲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攜璣與俱熙寧二
年南公歿建塔畢辭去東林摠公命爲堂中第一
座人望益峻信之龜峯潭之大瀉爭迎致而璣堅
卧不荅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掣肘
徑去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誠我未登
五十不可爲人璣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
元公勸之以應翠岩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温師直
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朱彥世英請也
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近
江淮縉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奕碁煮茗如蘭叢

如玉樹而璣俎豆其中兀如枯株然談劇有味唯
陽許顛彦周銳於叅道見璣作禮璣曰莫將閑事
掛心頭彦周曰如何是閑事荅曰叅禪學道是於
是彦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
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却璣謂
彦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
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頽然終日自如愚雖然
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
爲神霄卽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
二日浴罷說偈而逝閱世八十有三坐六十三夏

閣維有終不壞者二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
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
學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至老得爲僧
宣和元年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爲德士女德而
璣化去已逾年矣夫豈苟然哉

黃龍佛壽清禪師

禪師名惟清字覺天號靈源叟生南州武寧陳氏
方垂髫上學日誦數千言吾伊上口有異比丘過
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

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爲大
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
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哉黃
龍寶覺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公至黃龍
泯泯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
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
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
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寶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
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今就侍者房熟
寐公風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

占太史黃庭堅魯直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蒞
乃公爲之地寶覺鍾愛至忘其爲師議論商畧如
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張丞
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禮致以居洪州
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請住舒州
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其盛不減圓通在法雲長
蘆時寶覺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桓遷公居黃龍不
辭而往未幾寶覺歿卽移疾居昭默堂頽然坐一
室天下想其標致摩雲昂霄予時以法門昆弟預
聞其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倫

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
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
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
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
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
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
指法巧譬類如此閑居十五年天下禪學者知而
親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爭親近之乎
非雷非霆而聲名常在入耳何修而臻此哉平生
至誠惻怛於道而已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

掩房遣呼以栖首座至叙說決別乃起浴更衣以
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
生常住真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
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
卽空物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
念爲所宗承是厠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
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
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
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

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
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
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
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
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
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
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
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聖臨
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
微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

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叙如上事以授
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
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
求爲銘誌張飾說以挽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
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
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清漢歟生片雲
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
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
船高公遺言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
門弟子確誠克奉藏之而增修其舊不敢違其誠

公賜號佛壽從樞密鄧公洵武請也

贊曰初靈源訃至讀其自作誌銘嘆曰何疾世

何疾法之弊自自珍其道之深乎收涕為之詞曰

今年九月十有八清淨法身忽衰颺生死鶻崙誰

劈破披露夢中根境法無生塔成自作銘人言無

虧寧有成一切法空尚曰座此塔安得離色聲障

雲方增佛日晚長嗟更失人天眼但餘荷負大法

心乞與叢林照古今

禪林僧寶傳第三十

補禪林僧寶傳

五祖演禪師

舟峯庵沙門

慶老

撰

南嶽石頭志庵主

雲巖新禪師

五祖演禪師

禪師諱法演綿州巴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預成都

講席習百法唯識論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

瑟乎即行游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

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爐鞴不

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蓀苴汝來耶演

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
叱之演領悟汗流被躰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
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
松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掌磨
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余耶演褰
衣旋磨一匝端嘗示衆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
後鏡在什麼處衆下語不契演作街坊自外來端
舉似演演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
始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
尚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

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
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
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
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檐板漢貼
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渾身身張丞相謂其
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演出世
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
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
誠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
旦日吉祥而逝闍維得舍利甚夥塔于東山之南

蓋年八十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真身
吾手啓而舉吾再出矣演住山時塑手泥淩音中
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演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
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
此爲驗遂作禮及其將亾也山摧石墮四十里內
巖谷震吼得法子曰惠懃曰克勤曰清遠皆知名
當世云
贊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
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
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

者未可以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璣瓊珎
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
無贗本也

雲巖新禪師

禪師諱悟新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
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
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對曰廣南韶州又問
曾到雲門否對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對曰曾
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對曰長底自長短底自
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

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
談警無所抵牾寶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
耳渠能飽人乎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
弓折箭盡願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
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
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
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
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惣是
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寶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
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

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嶽麓新往
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麼
對曰高著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對
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新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對曰恰是拂袖便
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對曰某甲自黃
龍來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對曰見遇曰什麼處見
對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插火箸於爐中云這箇又
作麼生新拽脫火箸便行新初住雲巖已而遷翠
巖翠巖舊有淫祠鄉人襍禴酒載汪滅無虛日新

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鑱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

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旣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叅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贊曰余閱死心悟門政所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者也當其凡聖情盡佛祖在所詆訶况餘子乎山

谷謂其雍雍肅肅觀者拱手此老蓋亦憚之矣

南嶽石頭志庵主

公諱懷志出於婺州金華吳氏性夷粹聰警絕人年十四去依智慧院寶偁爲童子二十二試所習落髮預講肆十二年宿學爭下之嘗欲會通諸宗異義爲書傳世以端正一代時教之本意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不能對卽行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文禪師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公呵叱之志趨出

文笑呼曰淞子齋後游山好志領悟久之辭去真淨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賜而行至袁州州人請居楊岐挽留之掣肘而去游湘上潭牧聞其名請居上封北禪皆不受庵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經由造其居不甚顧咎人問其故曰彼富貴人慧博多聞我粥飯僧耳口吻遲鈍無可說自然憨癡去有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叅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又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

露崇寧元年冬徧辭山中之人曳杖徑去留之不
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
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于最樂堂明年六月晦
問侍者日蚤莫曰已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
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而寂茶毗
收骨石塔于乳峯之下閱世六十四年坐四十三
夏
贊曰石頭道人以夷粹之資入道穩實其去新豐
而游湘西也以水聲林影自娛謹守其師之言不
爲世用譬之雲行鳥飛初無留礙故當時公卿貴

人莫能親踈之豈常人哉彼視咿嚶取容賣佛祖
以漁利者顧不太息耶甘露滅旣論譏其出處之
詳又列之林間錄中蓋有所激云耳

禪林僧寶傳三十卷終

先師兄絕際庵主嘗謂善立曰僧寶傳舊
板漫滅滋甚加之歲月吾恐寂音尊者遺
文寂寥無聞矣余雖老且病尚堪辨此天
假其成則吾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遂於至
順改元秋募緣鋸木雖終日以踣躄一榻從
事藥裹未嘗不手披日閱以訂其差訛也
孜孜矻矻甫及其半大期旣迫資志而沒
吁可悲也已今則善立不量孱弱勉承墜

緒幸賴衆檀已克完具設有不離文字洞
見諸善知識肺肝者不惟此書爲筌蹄而
吾絕際師兄之志庶可申矣至順
二年八月朔日師弟比立善立書

臨濟宗旨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 撰

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
玄中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
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
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
决擇豈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翫水看
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
脚决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

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
利利他不怠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
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
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
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
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
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
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
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
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

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
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
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衲僧作
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
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
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
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
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
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棊復云若要於此

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
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無
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
及萬象惣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
事荅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
外問氏問豐干師乃曰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
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
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漫語誰
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
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軋坤朗耀雲騰致

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
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
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
喪亾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
此不明老僧卽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
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梨麼拊其
膝曰這裏是闍梨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
與闍梨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
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卽是闍梨若能於
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

辦叅尋事畢所以求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
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
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荅曰賓主歷然師作
偈曰兩堂首座惣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
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
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
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
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
平常卽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說曉然
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予

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
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
中清凉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搥
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
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
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卽後死者也而諸
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卽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
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
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
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

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自爲句中玄意中玄躰中玄也古塔主者誤認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爲非爲可太息玄沙曰真常流注爲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爲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

周沙界一真躰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躰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辨無盡領之又曰吾頃見謝師直稱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曾楊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舉汾陽十智同真願遂聞其說予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鍵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

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
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惣同叅四同真智五
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
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
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
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惣同叅那箇同大
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惔慈
悲點不出者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
面目見在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

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
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爲剖析亦以爲非昔阿
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
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
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
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爲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
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
豈無方便予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
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又問
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予曰三世如來諸

代祖師鍛出凡聖情見之鑪鎚非止臨濟用之如
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
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
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里
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
而至价曰無路且置庵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
水价曰庵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庵主
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
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尔住山曰我見
泥牛闢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卽班密之下而

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
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
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青風拂
白月价再拜求依止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相關於是自焚其庵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
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
此所謂馬後驢前事柰何認以爲自己乎佛法平
沉此其屯也客中主尚未明况主中主哉僧曰如
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卽是客中主

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
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
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嗚
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
主于胷中可疑也予嘗至臨川與朱世英游相好
俄上藍長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
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
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踈山飯于逆旅上藍以
手畫案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以字是何義予亦
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予爲作偈

口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着無遮閉衲僧對面
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
拊手曰孰爲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
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
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良有些些予謂世英曰此
偈又予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毗目
僊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徃十佛刹微
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
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
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僊人放善財童

子手卽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
之予曰皆象也方執其手卽入觀法之時見自他
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卽是出
定之時未明於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刹歷然一
念靡移延促之時宛尔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莫
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
已有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
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
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
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

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予曰此
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滂山曰凡聖
情盡躰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
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
得爲是故象偏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
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
凝然一物卓然不壞壞之真常也舌相之至梵世
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
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奘修敬訖賢
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珈等論

於是賢流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
弟子謂熒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
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
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
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
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
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梨果至前夢有徵也
予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
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
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

臨濟宗旨畢